

傅山在三立书院读书时，太原府城东南隅崇善寺的一部分院落，成为学子们饮食起居的寓舍，而且还是他们学习讨论的“小教室”。傅山与他的同学好友在这里经常谈学问、论道义、讲气节，为一些观点争得面红耳赤，也经常为理想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这一段难得的时光给傅山留下深刻印象，而且纵观傅山的一生，崇善寺在他生命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。

其实明代以前，始建于唐代的崇善寺一开始并不叫崇善寺，初名白马寺，只是一个不大的寺院。据寺内木匾记载：晋恭王朱樼为纪念其母孝慈高皇后马氏，于明洪武十六年（1383）四月，启奏明太祖，批准建立新寺，历时八载，至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）竣工。该寺南北长550米，东西长250米，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，名为崇善禅寺。这在清初陈梦雷总撰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记载中得到印证，“明洪武初建，置僧纲司，初名白马寺，改为宗善寺”。有意思的是崇善寺之得名：宗善寺建成后，因“僧不能久居，后风水家增一山字，为崇善”，且宗善、崇善“二额俱存，雄丽宏阔，为城寺冠，俗呼为新寺”。

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正月，傅山赏慕的“太原三先生”之一、70多岁的钱虚舟先生备办酒食，邀请已过而立之年的傅山和一班朋友在崇善寺雅集饮谈，坐过半夜，钱虚舟先生精神益旺，不能饮而饮兴豪，“犹然一酒狂”，语声极高，与傅山一班年轻人谈前辈人事。傅山赞赏钱虚舟豪迈粗健的诗风，称之为“老气压全晋”。

过了快30年，近60岁的傅山也可称“老气压全晋”之际，“关中领袖”李因笃（1633~1706，字子德，号天生）与已侨居松庄的傅山，在清康熙三年（1664）夏相会于崇善寺。其时，李因笃在山西已居停8年之久，主要在雁门一带活动，做陈上年公子陈端伯的家庭教师。在与傅山相会三年前的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李因笃在雁门接到傅山的一封信后写了一首诗：

河汾文献未全空，盖上乾初有是公。不卜同舟瞻郭泰，徒知中论拟王通。芳期虚讯春来鸟，剧饮犹传雪后鸿。他日草门相候处，下车应拜采桑翁。（《得傅征君信》）

在诗中，李因笃称赞傅山“不尚王侯，高尚其事”，又把傅山比作东汉名士郭泰、唐初河汾设教的文中子王通，期待有一日与傅山相会于或许是简陋的村屋。

这年夏天，李因笃来到太原后，先和好友刘舆甫明经见面，揽胜寻幽，“更穷入晋源，同涉横汾渡”，谈到傅山时说：“人谓尊征君，抗怀最伟度。兢兢干其蛊，谨厚安本务。”其后，李因笃和傅山终于相见，偕游崇善寺，一起饮谈的还有刘舆甫明经、贬官于晋的米辅之侍御、陈上年公子陈端伯、时任太原府刺史某（李因笃的八舅），酒菜是山西布政使王显祚所馈赠。那一个夏日，太原城“白日流云脚，青山挂雨痕”，“背市炎飙静，回溪碧树幽”，午时又来了一场雷雨；那一日的崇善寺，桧柏凭霄，琳琅俱宜，“地僻浑无夏，檐深遂却风。名香浮几席，美荫藉梧桐”；那一日欢宴的朋友们都魏晋之嵇康、阮籍，观赏了寺中吴道子的画作，“落花行处得，空翠坐来增”，“曾无宾主位，坐卧各随缘”，“无心窥象魏，竟日寓悲歌”“少微联四国，高会纪孤城”，“绮衣披醉后，共觉晚凉轻”。李因笃的10首诗中有一首专门写傅山：

傅老耽高尚，临池早入微。僧塵盈翰墨，壁粉有光辉。帝梦还能否，仙源谅不违。兴移杯物遽，原圃竟先归。

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，日影已尽，一日欢聚或抵十年尘梦，也终是要散的。夏日崇善寺的这一场欢宴是这样结束的：“抵暮欲谁适，为欢知几何。月带归轮上，风随戍角过。”意犹未尽的李因笃，仍遥想他日“会当出悬瓮，同泛晋源波”。

今年夏天，李因笃与傅山至少还见过一面，写下一首诗《席上呈傅征君》：

江海英风老渐疏，菊松高枕送居诸。野航惯载看山屐，春帖曾无乞米书。灿灿紫芝存古调，番番黄发长朋车。免爰中谷遙回首，蝴蝶庄生各有初。

傅山与李因笃惺惺相惜，也写下10首诗，说到古来文人相轻的俗习，只是因其文心未至真醇，认为“由来高格调，发自好心肝”，称赞李因笃看似潦倒词场之中，却有风云万古之情，诗文光焰可动神皋，骀荡自成春色。其一云：

以子占文运，西京此一时。三峰乘凤彩，八水动龙漪。鼓吹风声近，威仪日月知。中原劳黼黻，慰得老夫私。

傅山诗中自注云：“余所见交于天生者，皆责望无已，而天生不难，为之区画不厌，不谓贫士乃尔。”还引用了顾炎武对他说过的话：“今日文章之事，当推天生为宗主。”傅山在“燕笑流风穆，莺花醉露盘”的欢慰中，亦生“令人怀抱尽，重觉此时难”之怅然。（《为天生十首》）

其后，傅山曾往雁平道署与李因笃相会，在李因笃的尚友斋中植梅一株。李因笃对梅抒怀，感其“濯雪心恒苦，怀春兴不孤”。（《尚友斋咏梅是傅征君所植也》）李因笃在写给傅眉的诗中，还以“永怀版筑岩，将与白云俱”（《寄傅大寿毛》）的心情再次向傅山致意。直到傅山、傅眉父子先后去世，李因笃还以诗寄情，正所谓“哭儿兼折郑司农”“傅说星沉念故松”。（《存殁口号一百二首》之一）

康熙十年（1671）的重阳节，崇善寺再次见证了傅山与友人相会的一段佳话。那一年，复社巨子、诗文家阎尔梅来太原造访太守周令树，其后与傅山在松庄订交，还造访戴廷栻的柏树园。这一天是戴廷栻54岁生日，他相邀傅山、阎尔梅、潘耒（1646~1708，字次耕）骑驴来游崇善寺，好友聚会的热闹场景在戴廷栻《游崇善寺记》这篇豪杰之文中有生动记叙。

## 傅山 与锦绣太原城 ⑤

# 游宴崇善寺 · 百万峰头一声啸

何远

孙国华

高福庆

太海遠接紳先生訖所親見者則  
太明王先生虛舟冉錢先生皆非近  
代所為有至先品仲人先生長治  
時為老大喜樂嬌嬌簡妙道亦燒  
之遠者而易厭海官之物人猶易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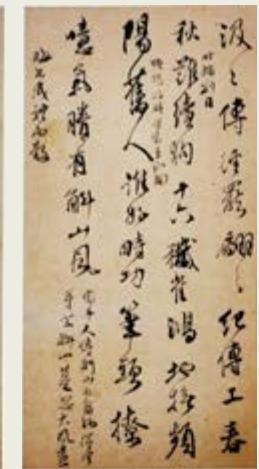
傅山书《太原三先生传》  
(局部)



《贈李天生詩冊》之一



《贈李天生詩冊》之六



当场阎尔梅赠傅山七言八句，有云：“百万峰头一声啸，西风吹动黄花窍。”阎尔梅也赠戴廷栻七律一章，既有山头烟雨相见的欢喜，也有城风蓬蒿渺茫的感叹，总是一段难忘的情踪。过了三日，阎尔梅又作了四首律诗写在戴廷栻的扇头上，其中有佳句云：“正好缘山寻菊去，如今栗里是松庄。”仍不能忘者，是傅山侨居的松庄。戴廷栻一时感慨“光岳气分，人才凋谢，良友难再得，如古古者，岂百一时之隽才哉！”其后，阎尔梅偕江南才子潘耒等，在深秋往崛崛山看红叶，访傅山读书处，有诗云“故人读书处，楷枿几株松”，念念不忘的还是傅山。

傅山也欣赏阎尔梅，他所作《徐某三首》（“徐某”即阎尔梅），也记录了此次游宴中阎尔梅矜奇狂颠的一些细节：“袒腹荷包裹，挨头仰瓦箱。诗余雄北曲，枪老怯南塘”，“薄薄三杯未，扬扬一弄前。逃生忘衅勇，骂死乞人怜。”傅山诗中自注，阎尔梅“歌北曲妙绝，胡敬德饯别玄奘一韵，真动人听，大有万人敌意”，此正与戴廷栻所记吻合。

阎尔梅在太原与傅山过从，请傅山题字，又到松庄访傅山不遇。据傅山致阎尔梅书：

昨奉望不晤，随后过村，又不及候，不知南发果否？“风树”两字，草草作得，知不足看，承前命耳，并问行期。弟山顿首。（《寅宾录·傅青主帖》）

崇善寺这次宴游，给年纪小傅山40岁的潘耒留下深刻印象，虽然当时阎尔梅醉酒忘了作诗赠他，他还跟阎尔梅开个玩笑，但是，一年之后的重阳节，当他在苏州和友人登上瑞光寺塔游赏时，不由想起昔年游晋之欢饮：

兹辰茲地非难得，相見相携苦不常。却忆往年同二老，曾于蕭寺過重陽。崛围松短青牛卧，芒碭云深白豹藏。懷旧感時沉醉好，不妨倒載笑人狂。

“却忆往年同二老，曾于蕭寺過重陽”二句下自注：“辛亥九日，同阎古古、傅青主饮于太原南城新寺。”

此次宴游之后10年间，未见傅山再往崇善寺的踪迹。然而，有时做一个梦，似乎就得到神秘的召唤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庚申七月二十三日之夜，傅山梦至梵寺，有一名20来岁的白衣比丘引他看《金光明经》，还遇到老友雪峰和尚请他收拾一静室书此经。白衣比丘又引他至一小院窗下，在一小花盆中看花，此花大红如朱砂色，没有枝叶，连若莲瓣，累层而起，花瓣边稍稍有黄色的

边缘。白衣比丘告诉他这是吉祥花。梦中还有一人要他写《药师经》。第二天，傅山专门从崇善寺借来《药师经》和《金光明经》。傅山花眼僵腕，勉强写完《药师经》。虽然他以前曾涉猎过《金光明经》，却未曾思维。准备细细研读，又感叹自己老了，也不知“尚能歪好一写否”。（《书金光明经后》《药师经书后》）

其后，傅山至少读过或书写了《金光明经》的“分别三身品”和“忏悔品”，认为即使梦寐颠倒也不改心之坚贞，他于78岁时自道：

山自遭变以来，浸浸四十年，所恶之人与衣服言语行事，未尝少为之。娶婢将就，趋趣而从之。不欺之讞，亦颇自信。

谓作梦时不能自主，直未梦时原无确不可拔之力耳。（《书金光明经忏悔品后》）

傅山亦以“确不可拔之力”期许崇善寺年轻的和尚宗智。此前或此后，一群居士持册页见傅山，说崇善寺年轻的和尚宗智请他写《金刚经》。傅山连说善哉，因为在他们心目中，《金刚经》之要义在“一念净信道，人即承善根”，随即为抄写一通。

傅山为宗智抄写经文之时，大概就是吴雯诗云“发愿文成道力该，檀波罗蜜兴悠哉”之际。此时的崇善寺，仍“俨若仙宫，不惟甲于太原，诚盖晋国第一之伟观”，被誉为“会城第一丛林”。与傅山同时代的太原人裴希度（字晋卿，崇祯七年进士，授大理寺正）来游崇善寺，留题一首：

迦陵和动草离离，解带留连共阿谁。岂有金龙能变日，应无铁凤得鸣时。沙门化佛成先觉，火宅烧人自不知。梵放寂寥松树下，停车闲看旧朝碑。（《崇善寺》）

裴希度闲看旧朝碑碣，心生淡淡的沧桑之感。此或是他经国变母亲投身自家别墅井中以殉之后，舍别墅而为报恩寺，及致仕归田后，优游园林，课子读书，不求田问舍，不干渎当道的缘由。

不幸的是，清同治三年（1864）一场大火，富丽堂皇的崇善寺主要建筑均被焚毁，幸存下来的只有大悲殿及一些附属建筑。仅占原寺面积四十分之一的大悲殿，成为现存崇善寺的精华。这虽非傅山当年出入的崇善寺，但藏经与壁画，巨钟与铁狮，三尊泥塑贴金菩萨立像，应该是都与究心佛法、具“确不可拔之力”、自称“我是如来最小之弟”的青主先生遇见过。

（因版面有限，文章有删节。  
图片由作者提供。）